

精典文库 028 KLASSICS



# 明智的孩子

Wise Children

Angela Carter

[英]安吉拉·卡特 著 严韵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# 明智的孩子

W i s e C h i l d r e n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明智的孩子 / (英)卡特(Carter, A.)著;严韵译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6  
ISBN 978-7-305-05787-8

I. 明… II. ①卡… ②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 
IV. I561.4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7410号

Angela Carter

**Wise Children**

Copyright © 1991 by Angela Carter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 (RCW)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9-169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 
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 
网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om>  
出版人 左健

书名 **明智的孩子**  
著者 (英)安吉拉·卡特  
译者 严韵

责任编辑 冯晓哲  
照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 
印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 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175千  
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305-05787-8  
定价 26.00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  
电子邮箱 [sales@press.nju.edu.cn](mailto:sales@press.nju.edu.cn)(销售部)  
[nuperss1@public1.ptt.js.cn](mailto:nuperss1@public1.ptt.js.cn)

---

\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\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  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好好复习你的莎士比亚。

——柯尔·波特<sup>①</sup>

明智的孩子认得爹。

——俗谚

莎士比亚多次描绘父女关系,但从没写过母女关系。

——爱伦·泰利<sup>②</sup>

---

① Cole Porter(1891—1964),著名的美国流行音乐词曲作家。“Brush up your Shakespeare.”此句出于同名歌曲,是波特改编莎剧《驯悍记》(*The Taming of the Shrew*)的音乐喜剧 *Kiss Me, Kate* 中的一首歌。〔编按:本书所有注解皆为译注。〕

② 全名 Dame Ellen Alicia Terry(1847—1928),英国著名莎剧演员。



问：为什么伦敦像布达佩斯？

答：因为它也是一水之隔的两个城市。

大家早！我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朵拉·欠思。欢迎来到错误的这一边。

换个方式说。如果你是美国人，先想想曼哈顿，再想想布鲁克林。懂我意思了吧？或者换成巴黎人，差不多就是河左岸、河右岸<sup>①</sup>的问题。伦敦呢，则有南北之分。我和我妹诺拉向来住在左手边，观光客鲜少看见的这一边，泰晤士河老爹的私生子这一边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大致可以这样区分：有钱人住在绿意宜人的城北，搭乘四通八达的大众运输系统瞎拼精品，来去如风；穷人在要啥

---

① 若无特别说明，本书中黑体字原文皆为法文。

缺啥的城南破落市区艰苦度日，得在四面透风的公车站枯等好几个小时，听着处处打老婆、砸玻璃、醉鬼唱歌的声音，周遭又冷又暗又满是炸鱼加薯条的味道。但你能指望事情永远保持原状。这阵子有钱人四处流窜，跳上柴油绅宝车分散到全市各处。如今这一带的房价高得离谱，简直让人没法儿相信。这下子可怜的知更鸟该怎么办呢？

去他的知更鸟！要不是阿嬷留下这栋屋子，连我们恐怕都没地方容身。莎翁路四十九号，布理斯顿区，伦敦，邮递区号 SW2。天佑此屋。要是没这屋，诺拉和我就得流落街头，拖着几个塑胶袋的家当走来走去，抱着酒瓶像没断奶的宝宝寻求安慰，好不容易可以进收容所过夜就兴奋高歌，结果因为妨碍安宁又立刻被赶出来，在街头苟延残喘挨饿受冻，最后孤零零挂掉，像破布一样被风吹走。七十五岁的老姑娘生日当天想这个，可真够呛的是吧？

没错！七十五了。祝我生日快乐。整整七十五年前的今天，我就是在这屋的阁楼出生。比我晚五分钟上台一鞠躬的诺拉此刻正在楼下做早餐，我最亲爱的妹妹。祝我们生日快乐。

这间是我的房间。我们向来尊重彼此的隐私，不共用东西。不折不扣的同卵双胞胎没错，但可不是连体婴。不好意思，房里不怎么干净，到这把年纪时间太宝贵，不能再整天洗洗刷刷擦擦抹抹，不过你仔细看看梳妆台镜子上那些签名照片——艾佛、诺埃、弗雷与

阿黛拉、杰克、琴姐、弗雷与琴姐<sup>①</sup>、安娜、洁西、宋妮、比妮，全是多年前共事过的朋友。你看最新的那张：高个儿苗条女孩，黑卷发，大眼睛，没穿内裤，写着“你们最亲爱的蒂芬妮”，还画了一大堆×××××<sup>②</sup>。漂亮吧？她是我们心爱的干女儿。我们试过劝她别进演艺圈，但她不肯听。“你们做得了的事我也做得了。”是哦，“演艺圈”；没有比咱们小蒂蒂更俏的女孩了，但她能露的全都已经露光。

我们做过什么？一言以蔽之，我们以前是歌舞女郎。现在腿还是能抬得比一般的狗高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

来呀，来呀……一只猫咪走过来了，它刚出衣柜，正伸着懒腰打呵欠。它闻到培根香味啦。我枕头上还睡了一只，白底橘纹。另外几十只自由来去。这屋子有点猫味，但更多的是老迈歌舞女郎的味道——冷霜、蜜粉、防汗腋垫、陈年烟味、凉掉的茶。

“过来给我抱抱，猫咪。”

人总得有个东西抱。猫咪要吃早餐了吗？等会儿，猫咪，咱们先朝窗外看看。

冷冽、明亮、刮着风的初春天气，就像我们出生那天，齐柏林飞

---

① 此处所指显然都是当年的歌舞明星，依序应为：艾佛·诺维洛(Ivor Novello，参见第17页注①)；诺埃·考华(Noël Coward，英国剧场人，身兼演、编、导、作词作曲等)；阿黛拉·亚斯坦(Adele Astaire，弗雷·亚斯坦之姊)；杰克·布坎南(Jack Buchanan，苏格兰剧场人，身兼演、导、歌、舞、制作等)；弗雷·亚斯坦(Fred Astaire)；琴姐·罗杰丝(Ginger Rogers)。

② 欧美人给熟识亲友写信时，常以画叉叉(×)代表亲吻。



船掉下来的那天。美丽的蓝天，本身就是份生日礼物。好多年前我认识过一个男孩，眼睛就是这颜色。他身上没半根毛，光裸得像朵玫瑰，因为还太年轻。一双天蓝的眼。

这窗子视野很好，可以看出好几里，一眼瞧见河对岸。那是西敏寺，看到没？今天飘扬着圣乔治十字旗。单只乳房似的圣保罗教堂。眨着金色独眼的大笨钟。除了它们，这年头没剩下什么熟悉景象。每个世纪都有这么一段时间，众人伸出手一把抓住亲爱的老伦敦，将它拆毁拉倒，然后又重新建起，就像童谣里的伦敦大桥，再见，哈啰，但新建的就是新的，跟以前再也不一样，连那些火车站都变成阿拉伯露天市集，让人认不出来了。滑铁卢。维多利亚。再也喝不到一杯像样的茶，他们只给你鸡尾酒，脏兮兮的卡布其诺。到处都是卖丝袜、卖内裤的店。我跟诺拉说过：“你记不记得《相见恨短》<sup>①</sup>害我哭得稀里哗啦？要是换到现在，男女主角在车站里根本没地方相遇，只有天杀的内裤店。他们的手得在英国国旗图案的四角裤底下害羞地相碰。”

“算了吧，你这多愁善感的老太婆。”诺拉说。“大战期间你唯一有过的‘相见恨短’，就是跟个美国佬在利物浦街车站的公厕后面来了一下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*Brief Encounter* (1945) 一片中译名应为《相见恨晚》，此处依原字义略加改动，因与后文相关。

“我只是为大战尽一己之力嘛。”我镇静回答，但她没听我说，自顾自咯咯笑起来。

“唉，阿朵，内衣用品店叫这名字还真配——相见恨短哪。”她笑弯了腰。

有时候我想，只要够努力张望，就能看见过去。风又刮起来了。哗啦。字纸篓翻倒，垃圾散了一地……猫食空罐、早餐玉米片包装袋、绽线的紧身裤袜、茶叶……目前正在撰写回忆录，研究家族历史——你看这儿有文字处理机、档案柜、索引卡片，右手的、左手的，右边的、左边的，每个人的丑事。好一阵大风！咻咻咻猛吹过整条街，这里风吹得一切七颠八倒。

七十五岁了，今天，一个有风有阳光的七颠八倒日子。这种风会吹进你血管，让你野性大发。野性大发！

我突然打了个小小寒噤，因为我知道，打从老骨头里知道，今天会有事发生。某件刺激的事。管它是好是坏，只要有事发生，提醒我们还活在此世就行了。

我们拥有全伦敦唯一一座阉伶<sup>①</sup>老爷钟。

老爷钟放在前门厅，钟面上嵌块小牌注明它 1864 年制造于印文尼斯；据我所知，这是座独一无二、货真价实的苏格兰高地式老爷钟，还曾在 1851 年的博览会展出。它的高地风格，在于钟顶上有一

---

<sup>①</sup> castrato，即变声前便遭阉割以保持高音的男歌手。

对完整的大鹿角。有时候如果戴帽子出门，我们会把它当帽架，现在我们很少戴帽，但偶尔碰上下雨还是会戴。这座钟对我和诺拉很有纪念价值——来自我们父亲，是他唯一送过我们的东西，而且还是出于意外。高大、粗勇又生角的桃花心木，报时声却是滑稽的假音叮咚，而且永远不准，永远少敲一下。我们一直没空找人来修。老实说，这钟让我们发笑，一直都是。阿嬷没修它之前这钟倒还好，她只不过敲它一下，里面的重锤就掉了。她对勇士向来都有这效果。

但是，在这刮风的生日早晨，我经过老爷钟，闻到培根香馋疯的众猫在前面上蹿下跳，这时钟敲响了。敲呀敲，响呀响，这次竟然敲对了，一声不多一声不少——八点整！

“阿诺！阿诺！有事要发生了！门厅的老爷居然破天荒报对了时间！”

“不只如此哦。”诺拉以满意的语调说，递来一个背面印有家徽的厚厚白信封。“我们的请帖终于来了。”

她动手倒茶，“轮椅”又是嘶嘶喘气又是结结巴巴，我抽出那张我们原先以为永远不会寄来的硬邦邦白卡片。

敬邀

朵拉·欠思小姐暨莉欧诺拉·欠思小姐

莅临

素有“千面演员”美誉之

梅齐尔·罕择爵士

百岁寿诞宴会<sup>①</sup>

“轮椅”嘶嘶喘气、结结巴巴，终于气翻了，尖声叽呱得快要爆炸，但诺拉安慰她：

“别紧张，宝贝儿，我们不会丢下你！没错，灰姑娘，你也该去参加舞会，尽管帖子上没你的名字。就挑今天把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全抖出来吧！天知道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该喝点泡泡香槟了！”

我眯眼看着“敬请回复”的字样，遥望摄政公园区那栋豪宅以及罕择夫人，也就是他第三任亦即现任配偶。咱们这儿的可怜老“轮椅”是第一任，请柬上却没提身为前妻的她，所以她气成这样。至于朵拉·欠思小姐暨莉欧诺拉·欠思小姐，亦即区区在下咱们姊妹俩，当然就是梅齐尔·罕择爵士的女儿，只不过，咳咳，不是他任何一任妻子所生。我们是他的所谓自然女儿<sup>②</sup>，好像只有没结婚的男女做那档事才自然似的。我们是他从未正式承认的女儿，出于怪异的巧合与他同一天生日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本书主角姓 Clance，有“机会”或“偶然”之义；其父姓 Hazard，意为“危险”或“冒险”。分别译为“欠思”及“罕择”，以传达其中“不假思索”或“机缘巧合”的意味。

<sup>②</sup> natural child 指私生子。此处照字面译出，因与后文相关。

“他们没给我们多少时间回复。”我抱怨。“宴会不就是今晚了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，你认为他们不希望我们去？”诺拉后面的白齿掉了两颗，她一大笑你想不看见都很难。我的牙都还在，除此之外，我俩依旧长得一模一样。多年前，要分辨我们只能靠香水，她擦“一千零一夜”，我擦“蝴蝶夫人”<sup>①</sup>。

不过呢，我们虽是一模一样的同卵双胞胎，但并不两相对称——人体本来就不对称，两脚一定大小不一，两只耳朵的耳屎量也不同。诺拉容易拉肚子，我则常便秘；她总是花钱如流水，浪费在男人身上，小可怜，我则试着存点积蓄；她的经血量多得过头，我则少得可怜；她对人生说：“好啊！”我则说：“也许……”但我们现在可是同舟共济，只能守着对方，两个疯癫老太婆。买杯酒请我们，我们就唱支歌儿给你听，如果场合特殊，比方除夕或者酒馆老板添了孙子，甚至还可能抬腿跳个舞。

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！

我们当然滞留在自己的巅峰时期。所有女人都是这样。如果你叫我们抹去琼·克劳馥式的唇膏嘴形，我们会觉得惨遭摧残；出门时，我们永远把头发梳成胜利大卷<sup>②</sup>。尽管已经变成铁灰色，我

---

① 这两款都是娇兰(Guerlain)的著名香水，原名及初次发售年份分别为：Shalimar(1925)，Mitsouko(1921)。

② Victory rolls, 1940年代流行的一种发型。

们的头发还很多，谢天谢地！此时此刻上了发卷，藏在缠头布似的头巾下。我们总是努力打扮。粉涂得一寸厚，下楼吃早餐前先戴上脸，蜜丝佛陀粉条，假睫毛刷上三层睫毛膏，一应俱全。年轻时我们用凡士林抹亮眼皮，但大战期间放弃了这习惯，现在我们白天只用简单的蘑菇眼影，混合一点烟草棕加深色调，涂灰黑色眼线。我们指甲油的颜色搭配脚趾甲，搭配唇膏，搭配胭脂。露华浓的“火与冰”。尽管战役结束，涂抹迷彩的习惯依旧，我们不知多久没男人了，但妆照化不误。没人能说欠思姊妹乖乖服老。

我们穿上最称头的真丝和服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生日。我的是淡紫色，背后有樱花图案，诺拉是猩红底菊花图案。和服是我们亲爱的佩瑞叔叔——也就是已故的，且深受侄女哀悼怀念的，佩瑞格林·罕择——去长崎旅行时寄回来的，那是珍珠港之前的事。和服下穿着法国蕾丝滚边的无袖连身内衣，我是紫罗兰色丝绸，她是鲜玫瑰色绉绸。秀色可餐吧？当然，我们早在无袖连身内衣重新开始流行之前就这么穿了。

如今我们的骨盆比以前突出，若只穿内衣看来挺惨瘦，但会看见我光屁股的只有她，会看见她光屁股的也只有我，而穿起衣服我们的样子还是很过得去。我们的颧骨也比以前突出，但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了不得的颧骨——这副颧骨得自世上数一数二会赚钱的钙质沉积物的真传。一如所有万众瞩目的名人，我们父亲一直很仰赖他的骨架。天佑罕择家族的钙质，骨质疏松症一直找不上我们。我

们向来顾长苗条，现在也依然顾长苗条，谢天谢地！有些跳舞的老来发起福简直旁若无人。

“我们今晚该穿什么？”诺拉问，把烟摁熄在小盘里，给自己又倒了杯茶。她简直是个茶壶。轮椅呻吟一声。

“别担心，亲爱的。”诺拉安抚她。“你可以穿你的诺曼·哈内尔<sup>①</sup>配珍珠项链，好吗？我们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。”

这下她安心了，可怜的老东西。我们叫她轮椅，世人——很久以前——则称她艾塔兰姐·罕择夫人。她会告诉你，就算不嫁那丈夫她本来也是完美的上流仕女，不像我们父亲的后两任妻子。她嫁给梅齐尔·罕择时他只是午场偶像，跟他离婚之后很久他才因“对戏剧贡献良多”封爵。她本名艾塔兰姐·琳德女爵、“当代第一美女”、衔着银汤匙出生等等等，但现在只是个离婚老妇，境况今非昔比，亦即，住在莎翁街四十九号的地下室前半。

我会慢慢告诉你，我们怎么会像她老年——说起来也是在我们老年——继承了我们“私生父”的第一任妻子。这么说吧，其他人都不不要她，尤其是她的两个亲生女儿。那两个臭婆娘。以前人家叫她们“罕择姊妹花”，跟真的一样。美不美得看品行，如果人的长相跟行为一致，那她们足以吓坏小朋友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Norman Bishop Hartnell(1901—1979)，英国服装设计师，作品深受王室成员喜爱，曾为伊丽莎白二世制作婚纱及加冕礼服。

我们把轮椅收留在地下室已经整整三十年，对她挺有感情。以前诺拉还会带她出门逛街，让她透透气什么的，直到有一天她差点造成暴动，对蔬果摊老板说：“这位先生，你有没有什么黄瓜形状的东西？”之后，为了她自己好，我们就得把她留在家里。

有时她有点碎嘴，事实上是讲呀讲呀讲呀讲呀啰嗦个没完，念叨着梅齐尔耽误她的黄金岁月，然后抛下她另娶好莱坞骚货，也就是他的二号新娘，说“罕择姊妹花”骗光她的钱，她又跌下楼梯再也无法走路，讲呀讲呀讲呀讲个没完没了，让人简直想拿床毛毯盖住她，就像拿布遮住乌龙让鸚鵡闭嘴。但她是个大好人，而且我们古早以前欠她一份情。

我也想再倒点茶，但来不及了，只剩半杯湿答答的茶叶，于是我走向餐具洗涤间再烧一壶水。我们就这么身穿晨袍，坐在早餐室电暖炉旁的皮沙发上。有时我们整天坐在这儿喝茶闲嗑牙，轮椅玩单人牌戏或做点刺绣，猫们来来去去。

一到六点，我们便改喝琴酒。

晚饭后，有时我们会把轮椅种在电视前——她最爱看广告，等着梅齐尔拍的那些广告出现，然后对荧光幕破口大骂，我们自己则打扮穿戴起昔日华服（比方霍华·休斯送我们的那两件成套银狐系带大衣），精神抖擞走到附近的酒馆，有时人家会请我们表演一段很久很久以前曾让我们成名的歌舞。有时没人请我们也会表演。

“其他还有什么信吗？”



诺拉翻挖着那堆邮件。电费账单，又来了；《守望相助》月刊，又来了；隔壁邻居抱怨猫的事，又来了；某个正在写电影研究博士论文的纽泽西小鬼想访问我们关于天杀的《仲夏夜之梦》，又来了。到我们这把年纪，你会觉得天底下已经没什么新鲜事。我注意到小蒂蒂，我们的心肝宝贝，我们的小姐姐，我们的小亲亲，我们的干女儿，正为她的“大事”忙得没时间对我们的生日表示心意。唉，年轻就是这样。

这时门铃响起，吓我一大跳。瓦斯公司抄表员？不可能，他从不这样死命按门铃——自从他见过全身上下只着指甲油的光屁股诺拉之后，就只会轻手轻脚小按一下，因为那次她从浴室直冲出来，以为有什么紧急电报。不对。这次来人按得又狠又长，然后又按，然后再按。我们吃了一惊，我们僵住了。然后门口那人双拳擂起门来，大喊：

“姑姑！”

我们父亲的幺儿，小崔斯专·罕择。我们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（尽管生在家族床外），他为什么叫我们“姑姑”？你慢慢就会知道。他是不是来祝我们“生日快乐”呢？如果是，为什么慌成这样？他连声直喊，吓得我六神无主，手忙脚乱摸索着门锁、门闩、门链——咱们这儿可是固若金汤。这年头还是小心为上，去年布里斯顿有犯人大批越狱，翻过花园围墙活像成群结队跳排舞。

我好不容易打开门，小崔斯专像没腿一样跌进我怀里。他满脸